

讀
史
兵
略

讀史兵略卷三十六

益陽胡林翼集

通鑑

興元元年 春正月癸酉朔敕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
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
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咎期有復於將來明
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
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
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
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賁居
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

求疲叱空於杆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
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
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覲貌罪實在
于承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
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
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
何罪胡氏曰此等言語強藩悍將聞之宜其感服易心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
初朱泚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
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
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
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胡氏曰所以諸
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胡氏

曰所以作

勤王之心其所加墊陌錢稅開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

罷

胡氏曰所以
順人情之後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

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
不足平也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
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帝

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
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率士卒
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
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胡氏曰鄂州治江夏
縣按夏口在其江北

上於行宮廡下儲諸道貢獻之物勝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
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勵志上疏
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衆私

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
姦聚慝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
扞凶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
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
伍輟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
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
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
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
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
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
也上卽命去其勝

二月李希烈將兵五萬圍甯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甯陵澄至石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甯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甯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白馬山在滑縣石柱在其東南

朱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泥塑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眾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遂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

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眾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畱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胡氏曰李懷光既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未規也蓋朱泚擁輕卒而據長安其勢也必當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開其走路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耳兵法圍城爲之圖此其近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

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

胡氏曰李晟之

答懷光氣和而辭正故能伐其謀

辭

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

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論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被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

而圖變謠許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胡氏曰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

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

竟不肯署敕尙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

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
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
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
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
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
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臣猶慮有隳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
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
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

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
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
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
而行胡氏曰結陳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
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
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
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
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
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
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

則寇恐分功齟齬不和嫌毀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疆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愿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訛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

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
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
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
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
閒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
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
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
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做果
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他人何益哉我今
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
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
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

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
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城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
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
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璿璿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
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
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
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
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鸞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
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
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
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
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

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薪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白取族滅眾皆讐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助褒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

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眾爲亂今邠甯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况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

脅乘輿昇鷲詣渾城自言城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城戒嚴城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獻歎而返迺聞帝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尙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盤屋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眾曰此東數里有佛

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胡氏曰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爲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他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

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按洋今洋縣利今廣元縣劍今劍州入蜀之要也梁州今漢中府瑤谷在整屋縣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瓊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強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眾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歸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

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畱後張昕
悉發所畱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
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
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
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
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高固曰昕以眾去
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
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
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
軍府事軍中大喜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
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
之於是遊瓌屯邠甯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尙可孤屯

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
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
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
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
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
於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
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胡氏曰若呂鳴岳焚蒲津橋懷光將士之心已離必潰散於河西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

築壘於同州刺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賈

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懷光使其將符

峤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觀帥獵團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

觀爲渭北行軍司馬

昭應今臨潼西即東渭橋也坊州今中郿縣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恆宜愼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

受不占員然而突鉅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

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
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
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戮非小所宜
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
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東袁斜
則正路

從商州武關至漢中府
最在東路谷在袁斜之

夏四月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
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
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
晟怒曰爾敢爲賊爲聞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
終無叛志

胡氏曰史言李晟
以忠義感激士心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

愿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

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

胡氏曰張氏

孝忠時滔連三道之兵

胡氏曰三道謂

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

胡氏曰恆州常山郡王武俊居之

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

則昭義退保西山

胡氏曰自常山南至趙州皆恆冀巡屬又河

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尙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敕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胡氏曰李抱真第十故呼爲十兄歸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閒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

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繪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況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況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蓄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廚簪況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胡氏曰史言韓況強敏精密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糞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鉦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至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況米至減五之四況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韓遊瓊以聞渾瑊
又奏尙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眾今春
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
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
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願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
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蹻
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
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
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禽百姓
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
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
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

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
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贇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
然城戍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
流以聞贇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
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
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
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
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
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
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
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
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

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入

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從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餉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尤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

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
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
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
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
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
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
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
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
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旣內慙又恐范
陽畱守劉忬因敗圖已忬悉發畱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
之入府相對悲喜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

言身丁四
卷三二
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
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
外曜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
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
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
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
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
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
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
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
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
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

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夜閒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眾於澧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鼎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

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將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巳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路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六月癸卯李

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祀
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
爲朕也晟在渭橋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焚惑退舍
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
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
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
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
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
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
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甯州刺史夏侯
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黨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
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

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口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伊西卽安西時治龜茲今庫車也北庭卽車師後王今濟

木薩城五十七國漢三十六國之分如吐火羅二十七國之比

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手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尙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

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尙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貞元元年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

觀我強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
必競起窺覲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敎動行賞
今府庫方虛賞不踴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
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
之閒餓殍甚眾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敎諸道圍守旬
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又請發
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
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
下平之上許之

陝號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鵠殺節度使張勣代總軍務邀求旌
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
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

往辛丑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
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
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
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
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
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
方大用卿甯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
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
猶豫遷延彼旣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
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
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

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曰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卻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接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

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
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
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
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
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洎等五人送
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
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指抱暉也二鎮一河之隔天德
軍在河套北今吳喇特族西李懷光也陝陝州

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
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
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
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

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爲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漠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殺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爲

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耶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

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鄴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職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

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止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覲臣姑以生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鼻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閭閻罹殃一境不甯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

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
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
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
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
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
周相次梟殄實眾慙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
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
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
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
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
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
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收諸鎮各守封

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河西今朝邑縣長春宮在其西北胡氏曰西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夾河爲兩城也

二年秋七月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爲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慝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

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
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
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
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鬻手足以避
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絹帛
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
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
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
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
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
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歸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
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

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爲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尙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尙結贊僅而獲免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

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尾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尙結贊引兵自甯慶北去癸酉軍於合水之北邠甯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好時今乾州新城在沂陽縣摧砂堡在固原州西甯甯州慶慶陽府合水在慶陽府東七十里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十二月

丙寅詔略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

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

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鹽州在靈州東南石州今永甯州河曲六胡州謂魯麗舍塞依契六州時已併

爲宥州在河套內鹽州之北雲今大同府朔今朔州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爲所敗正月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畱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

胡氏曰遮道畱行賊必人自爲戰讓以半道隨

而擊之前者得脫後者務進 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
心不在戰此泌所以制勝 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
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
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眾大敗擒其
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
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
追至永甯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眾太平趣長水燕
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
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上命劉元佐乘驛歸
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
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
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

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胡氏曰自鄜州

東南道蒲趨陝故濟河若從同華至陝則不必濟河矣按靈寶在陝州西四十五里陳於河南已濟河也太原倉附陝州西城

外澗水即安陽溪水導源石蛇逕城南而城西入河也炭賁谷在城東南長水縣在盧氏縣北永甯縣在其東北赤水鎮在今

華州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賊斂重數又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尙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皋至鎮招撫境上羣

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舉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

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

其勢上命皋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按西道縣在甯遠府西昌縣西南萬

州卽甯遠府也八國生羌胡氏曰白狗君哥鄰君述租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遠君咄霸君按雲南今仍曰雲南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錡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尙結贊得鹽夏

州各畱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

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

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

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畱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

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

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

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元佐之徒將十萬眾戍之河湟二

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
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頽熱俱入朝論之會況卒燧及張延賞
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
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
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
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畱
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丙
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
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
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
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
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

入朝燧旣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尙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尙結贊責以負約尙結贊曰吐蕃破朱此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名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尙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尙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朱奉朝爲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尙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

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

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

遣使追告之

按鹽州在靈州東南夏州今榆林府鳴沙今中衛縣在甯夏府西南三百六十里故云退屯以引而

西也石州今永甯州原今固原州鄯今西甯府洮今洮州廳渭今鞏昌府時四州已陷於吐蕃吐蕃蓋空其地而不城守也

初韓泐薦劉元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元佐元佐亦贊成之泐卒元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元佐元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元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

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問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尙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

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蟄入其街馳十餘里街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路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城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城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渚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渚渚明旦謂渚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

有爲飛語者云晨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晨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遣尙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畱屯奉天甲戌尙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甯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尙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潘原在平涼府東洛口在靜甯州柏泉卽

百泉在平涼縣北故原州卽固原州時已陷於吐蕃故稱故也河今河州廓在西甯府南鄯卽西甯府時皆陷於番矣

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

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絳染爲絲纈因覓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治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

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四年 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甯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甯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邠甯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爲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

瓌不告於眾輕騎歸朝成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
癸丑帥其徒作亂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圍
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爲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
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
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
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
迎獻甫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
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覲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爲甯州
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
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
乃爲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賁以銀函使東蠻轉

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趨蜀之路
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
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
攻兩林驛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舉遣黎
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蓋北今
之北會理州界會川即會理州東蠻今涼山野夷所謂烏蠻也
在雷遠府東故名兩林在會理州西北驛旁在其西南清溪關
在清溪縣南接越
舊屬銅山在其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
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
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寄廬淞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
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漕青楊息而運路常通
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

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十一月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甬橋在宿州北
唐時汴水上

八年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於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出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苛歲稔則不

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紓充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旣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同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畜用貨泉近歲關輔屢

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米糴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餽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畱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畱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

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繩綿以輪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

九年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二月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夏河西獲安

木波堡在環縣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逆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

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
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
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
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
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
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
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
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
登者取怨於士卒億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
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弱
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
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

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眾以弱爲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

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舊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驛書上聞

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減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畱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修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崇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甯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劉士甯既爲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甯淫亂殘忍出敗輒

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士甯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甯帥眾二萬敗於外野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畱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畱務汝輩入賜錢三十緡眾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甯曰敕徵大夫宜速卽路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甯知眾不爲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甯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甯見逐雖是眾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石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

且令萬榮知畱後其制卽從內出贊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
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
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
惟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
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
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
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僨軍又曰苟
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
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
長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
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
獨長亂之道亦鬪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甯起於倉卒諸郡守

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甯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又曰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壞之罪上不從

壬戌以通王諶爲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爲留後

鄆城今屬許州

十年瀛州刺史劉潼爲兄濟所逼請西扞隴坻遂將部兵千

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

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

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潼親視之死者哭之

言潤今麟遊縣

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甯

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甯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

復使問之曰歸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
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眾虜皆知之今發本
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減七萬
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
至無能爲也胡氏曰此後周韋孝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
運芻糧以資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
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
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
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胥井果
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
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
如其素

按今環縣卽方渠縣也其西有台道嶺西南有木波嶺
馬嶺在其北胡氏曰方渠縣鹹河從土橋歸德州同家

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可食甜水在城西從蕃部與家族北
界來供人飲食今甜水河在縣西北入環河故遷城西也

十五年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

集請俟他年

胡氏曰韋皋有智略恐南詔貌與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

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卒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陳州刺史

上官說知陳許畱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

所虜丙午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營

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

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

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

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

國甯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摩

下人給二犂伏兵要巷見持犂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十二
月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
是始議置招討使

小澗水潁水支流也導源青陵陂入大澗水在今商水縣唐時殷水縣也

十七年

朔方鄆慶節度使楊朝晟防秋於甯州五月乙酉

卒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采將兵戍定平瑊卒朝采請以其眾
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
命帥多自本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甯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
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
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卽命劉
君吾事之若命帥於他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
之己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
薛盈珍齎詔詣甯州六月甲午盈珍至軍宣詔曰朝采所將本

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案爲使南金副之
軍中以爲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眾曰李公
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爲腹
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欲奉以爲帥南金曰節度
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乎眾曰弓
刀皆爲官所收惟軍事府尙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
不願朝案爲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
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
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
奏之眾曰劉君旣得朝旨爲副帥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
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案爲邠甯節度使是日甯州告變
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調軍情壬寅至軍軍中以高

固爲請盈珍卽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戍戍制書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胡氏曰薛盈珍已命高固知邠州軍事而又有所適姦人乘之且爲變聞後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眾心外以威姦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定平在甯州南涇州北

二十一年 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間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宏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元素告急宏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蒺藜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宏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古詐窮變索且聞上卽位乃罷兵
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吳少誠以牛皮鞍材遺師古師
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事覺宏皆畱輸之庫曰此於法不
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師古在淄青以曹爲西界義成滑
鄭節度使也鄭在汴西故假道宣
武汴宋節度也少誠在淮西今
汝甯光州其之山東必由汴宋